



GCS

Global Civilization Studies

GCS, Vol. 1, No. 1, 2026, pp.102-109

Print ISSN: 3106-0978; Online ISSN: 3106-09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c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gcs260107nidpc>



“没理想”论争与老庄思想的哲学关联

李春草 (Li Chuncao)

摘要：“没理想”论争是坪内逍遥与森鸥外围绕理念与写实的关系展开的论战，是日本近代文坛首次大规模文学理论论争。这场论战表面上呈现为英国经验论与德国观念论的对峙，实则蕴含着东方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对逍遥“没理想”概念的语义辨析及其与老庄哲学的比较研究，揭示出其写实主义主张背后的道家思想底色。

关键词：没理想论争；坪内逍遥；森鸥外；老庄思想；写实主义

作者简介：李春草，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中日思想交流。电邮：lichc3@mail.sysu.edu.cn。

Title: The ‘No Ideal’ Debate and Its Philosophical Connection to Lao-Zhuang thought

Abstract: The "No-Ideal Debate" was a polemic between Tsubouchi Shōyō and Mori Ōgai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sm, and it constitutes the first large-scale literary-theoretical controversy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While the debate appears on the surface a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British empiricism and German idealism, it in fact embodies a profound influence of Eastern thought. Through a semantic analysis of Shōyō's concept of "no ideal"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Lao-Zhuang philosoph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aoist intellectual underpinnings of his realist position.

Keywords: No-Ideal Debate; Tsubouchi Shōyō; Mori Ōgai; Lao-Zhuang Thought; Realism

Author Biography: Li Chuncao, Associate Professor, Ph.D,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mail: lichc3@mail.sysu.edu.cn.

Received: 15 January 2026 / Revised: 26 Mar 2026 / Accepted: 02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e 2026.

一、引言

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是西方文艺思想大规模东渐的时代，也是日本文学从近世向近代转型的关键阶段。在这场思想激荡中，如何确立新的文学创作及评价标准，成为文学家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尤其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源自黑格尔美学的命题深刻影响了明治文坛的基本论调。受西方哲学影响，明治作家普遍重视“理念”问题，思索文学如何表现理念、如何处理理念与现实的关系。最早直面这一课题的是日本近代文学先驱人物，著名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遥（1859-1935）与文豪森鸥外（1862-1922）。坪内逍遥（原名坪内雄藏）自幼修习汉学，后专攻英国文学，1885年发表《小说神髓》，系统阐述了以“写人情、写世态风俗”为核心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森鸥外（本名森林太郎）则在留德期间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和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美学的影响。二人之间爆发的“没理想”论争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首次大规模文艺论争，对后世文学思潮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近代文艺批评中，坪内逍遥的文艺批评观通常被定性为英国经验论的归纳批评，而森鸥外则被定性为德国观念论的演绎批评，即所谓写实派与观念美学派的对立。然而，逍遥思想内部仍然有着明显的东洋哲学的影子，尤其和老庄哲学有着思想上的共通性。从逍遥对老庄思想的引用与论说中，不难发现老庄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没理想”理论与老庄哲学在思想上的关联是我们考察道家思想对近现代日本思想界与文学界之影响的重要资源。本文旨在探讨坪内逍遥“没理想”理论与老庄哲学的内在关联，通过梳理其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比较“没理想”概念与老庄哲学的相通之处，揭示道家思想如何与西方写实主义理论相融合，进而影响日本近代文学评价标准的建构。

二、“没理想”论争的思想史脉络

（一）“理念”问题的凸显

明治时期，随着西方哲学的引入，“理念”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议题。最早系统思考这一问题的除了坪内逍遥与森鸥外，还有作家二叶亭四迷（1864-1909）。作为逍遥的挚友和思想共鸣者，二叶亭对逍遥的文学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小说总论》（1886）中，二叶亭将哲学中的抽象概念“ideal”翻译为“理念”“真理”，并指出人类的认识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通过理性与知识获得的学问性理解，二是通过情感与感性体验实现的艺术性把握。这一认识模式显然受到黑格尔美学以及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思想的影响。在此之前，他曾翻译别林斯基《艺术的理念》中的部分内容，并将其命名为《美术的本义》，通过这一译作，二叶亭早期的美学思想逐渐形成，将艺术理解与对真理的感性把握联系起来。二叶亭长期关注“理念”的本质，但到1890年前后，他开始质疑单纯依靠学问方法获取真理的有效性，转而主张通过类似佛教“悟”的直觉才能把握真理。到了1891年，他彻底放弃前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转向对“天然之理法”的重视，更强调现实的、科学的方法。

坪内逍遥的思想轨迹与二叶亭相似，他最初认同由现象进行归纳的认识论，但自1891

年起转而重视对支配现象的超越性存在的直观认识。在《内地杂居未来之梦》（1886）中，逍遥借小说中登场人物之口，首次阐述科学（学问）与艺术（感觉）同为追求“真理”之途径的观点。对此，文学研究者石田忠彦（1988, p.288）敏锐地指出：若将“由现象进行归纳的认识”理解为“学问的方法”，而将“对支配现象的超越性存在的直观认识”理解为“悟”的话，则二叶亭与逍遥的思想演变具有高度一致性，皆经历了从“对理念的重视”到“对直观的重视”，最终转向“对现实的重视”的三段论式演变。

（二）“没理想”与“理想”的对峙

基于上述思想演变，坪内逍遥于1891年在《早稻田文学》发表《莎士比亚脚本评注绪言》，倡导文学写实主义，强调作者应达到“阔达自在”的意境，与描写对象保持心理距离，应站在超脱立场进行创作，避免主观情感流露，文学批评亦应采取“没价值的态度”。与此相对，作家森鸥外基于哈特曼美学，坚称“理念”可知可存，唯有通过认识现实才能抵达最高“理念”。二人就此展开长达八个月的论争，史称“没理想”论争⁴。

逍遥的观点在其后发表的《没理想语义的辨析》中得到系统阐述。他（1978, p.201）提出“没理想”概念包含“没却理想”与“不见理想”二义，虽可释为“无理想”，但宗旨与“理想绝无”“本来无理想”截然不同。逍遥并不否认“理想”的存在，而是认为“理想”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直接把握，只能通过直观之“悟”去体认。因此，文学创作应客观观察眼前事实，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只有摒除主观色彩的作品（逍遥称之为“造化”）才可以容纳一切不同的诠释，此即写实主义之要义。他（1978, p.201）写道：

如何解释造化之作用，则既可以彼宿命教宗旨释之，又可以耶稣教宗旨释之。其他，如老、庄、杨、墨、儒、佛，古今东西哲学之种种见解皆可与造化相对应。不，应该说，造化之物容纳无数解释于其内，仍有余裕，可见造化茫茫无边无际之法相。⁵

逍遥“没理想”观点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时流行于文艺批评界的“小理想家”们的过分主观主义的批评，逍遥“没理想”的思想前提是“造化”的“没理想”性。逍遥认为作家应减少偏见之弊，以事实报道为先，不以评论为宗旨，主张“空理为后，现实为先”，反对“小理想”演绎出来的“空旷的理论”，也即是对主观的排除。正如国内学者叶渭渠（2009, p.230）指出的那样，“坪内的‘没理想’，可以理解为写实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不需要加进作家的主观见解，可由读者自己去理解，并作出解释就够了。”对此，森鸥外则以德国哲学家哈特曼的美学理论为依据，尖锐地批判了逍遥的写实主义，他强调作为艺术本质的美不是单纯写实，必须贯穿着理想或者理念。他（1978, p.226）写道：

逍遥子的主张是“摈弃理想”。对于造化（自然万物），理想或无理想都不应加以绝对判定；至于诗文，由于创作本身已从作家的临时性无理想状态中自然产生理想，怎么能说它完全没有理想呢？哈特曼的理论正是“有理想”的，无论是对于造化还是诗文。

⁴ “没理想”的“理想”指作家在创作中主观预设的、应然的道德或价值标准。“没理想”即作家以“旁观”的姿态，真实、客观地描写“人情”“世态风俗”，作品的客观意义，即“理念”自然会呈现出来，这是坪内逍遥写实主义的核心观点。

⁵ 原文为日文，本文引用日文文献原文均为作者自译。

这场以西方美学及哲学为根据的论争在日本近代美学乃至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近代文艺批评中，逍遥的文艺批评观通常被定性为英国经验论的归纳批评，而森鸥外则被定性为德国观念论的演绎批评，二人一个是写实派，一个是观念美学派，一个是二元直观论，一个是一元认识论。森鸥外的理念论纯粹来源于当时的西方思想，特别是以德国哈特曼的美学思想为基盘。与此相对，逍遥虽然深受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但其思想内部仍然有着明显的东洋哲学的影子，尤其和老庄哲学有着思想上的共通性。森鸥外在批判中敏锐地察觉到逍遥思想的东方渊源。他（1978, p.196）指出，逍遥无视绝对之境中的矛盾律，乃是释迦或庄子的论法，写道：“逍遥要与庄周一起作《齐物论》，嘲笑儒墨是非、以其非为是，以其是为非。”森鸥外在论争中对逍遥“庄子式论法”的揶揄，恰恰揭示了逍遥思想的独特价值——他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理论，而是在吸收西方文艺思想的同时，激活了传统的东方思想资源，创造出既有普遍理论意义又具东方特色的文学理念。森鸥外的这一评价为理解逍遥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即逍遥的“没理想”理论，虽以西方经验论为表，实则深植于老庄哲学的沃土。

三、“没理想”概念的老庄哲学基础

（一）“强命之为”与老子的“道”论

逍遥对“没理想”的论述，在措辞与思想内涵上与《老子》高度契合。他（1978, p.236）在《没理想语义的辨析》中如此描述“造化”：

造化无边无底，此无边无底之物，以何命名？命之曰“大心”？如神无处不在，然我等顽愚，未能确信神之所在；命之曰“大理想”？然我等无学，未能证得此大理想为何物。于此左右均不可行，强命之为“没理想”。

又说：“以‘没理想’为理想，进而求得‘大理想’。”逍遥将超越一切具体“理想”的绝对者称为“大理想”，又因人之“顽愚”与“无学”无法明证其为何物，故“强命之为‘没理想’”。这种表述方式与《老子》第二十五章如出一辙：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面对先天地生的混成之物，因其无名而“强字之”“强为之名”；逍遥面对无边无底的造化，同样因无法命名而“强命之”。二者在思想姿态上的相似性绝非偶然。逍遥所说的“造化”实即老子之“道”——它超越一切具体规定性，包容无限可能，又因这种无限性而无法被任何有限概念所界定。

逍遥进一步指出，“没理想”之“没”并非“绝无”，而是“理想不显现”。这与他“造化之物容纳无数解释于其内，仍有余裕”的论述相呼应。换言之，“没理想”之所以是“没理想”，并非因为它缺乏“理想”，而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理想”过于丰富，以至于任何单一“理想”都无法穷尽其内涵。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正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命题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延伸。

（二）“众理想皆没理想”与《齐物论》的是非观

逍遥（1978, p.238）在论述“众理想”与“没理想”的关系时写道：“‘众理想’皆‘没理想’，又非‘没理想’。”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揭示了部分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他（1978, p.238）指出：

造化莫大无边，包容古今一切理想（使它们没却于己内）仍有余裕。若把今人所认为的“极致”命名为理想的化，那么造化则可命之为“没理想”。“没理想”一词，包含没却今人之“众理想”，须释之为“没理想”包容一切“众理想”于内仍有余地，换言之，即如是理想本来空之意。

“众理想”皆为特定主体在特定视角下对“造化”的认知成果，因此它们既是“没理想”之显现（皆“没理想”），又因其有限性而不能等同于“没理想”之全体（又非“没理想”）。这种对主观认知之局限性的深刻自觉，与《庄子·齐物论》的是非观一脉相承。庄子指出：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人之言论不同于风吹之自然音声，因言论必带主观成见。人们自以为得道，实则仅得“道”之小成，反为这小成所遮蔽，不见大道之全。儒墨之争正是典型：各以己是为是，以彼非为非，陷于是非对立而不自知。庄子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莫若以明”——以空明心境观照事物本然，超越彼此是非的对立。

逍遥的“没理想”说，恰是庄子“莫若以明”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他主张作家应超越各种“小理想”的局限，以“没理想”之心境观照“造化”，如实呈现事物本然。逍遥（1978, p.240）说：“仅以我之思为是，斥他人为非者，则是企图以‘小理想’为尺度而裁断此大世界之事物也。”此语直指“小理想家”之弊，与庄子对儒墨是非的批判如出一辙。

四、从“没理想”到写实主义：道家思想的文学转化

（一）去除主观与“吾丧我”

逍遥由“没理想”引出写实主义的主张，关键就在于“去主观”这一中介环节。他（1978, p.242）写道：

如何才能到达此无边无底之绝对呢？曰：去我，立我。弃具体之理想，以“没理想”为理想，即摒弃执着于具体理想之有限之我，确立到达无限绝对之境的无限之我。以“没理想”为吾之理想，为吾唯一之理想，以此遨游于无穷无限无底无边之大洋。

逍遥区分了两种“我”，即执着于具体理想的“有限之我”与以“没理想”为理想的“无限之我”。要通达无限之绝对（造化），必先“去我”，即弃除有限之我及其所执着

的具体理想。这种“去我”的表述，正是《庄子·齐物论》“吾丧我”的翻版。

庄子开篇即言“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吾丧我”意指超越作为经验主体、执着于是非对待的“小我”，而臻于与道冥合的“大我”。庄子指出：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成心”即主体固有的偏见执着，是人皆有之的“师”。唯有“丧我”即去除成心，才能超越是非，与大道相通。

逍遥的“去我”说正是庄子“吾丧我”思想的文学理论化。他将“去我”视为通达“没理想”之境的前提，又由“没理想”引出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即作者应“没却作家，不见作家”，将主观意图削弱隐藏，使作品不带有明显的个人好恶。逍遥所说的“造化无心”，即以造化之“无憎爱”为文学创作的理想范型，要求作品本身不存在作者的主观私意。这与庄子“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不言则齐”的语言观一脉相承，即只有“无言”才能“齐物”，只有“不见作家”才能如实呈现世界。

（二）写实主义与“因任自然”

逍遥对写实主义的倡导，还可从《庄子·齐物论》中“因任自然”的思想得到理解。庄子说：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庄子指出，事物的“然”与“可”有其自身的根据，不以人的主观评价为转移。人用“谓之”的方式给事物命名，以“是”“非”的标准评判事物，但这种命名和评判未必符合事物本身。因此，庄子主张“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要求人不要用成见胶着在事物的功分上，而应因任自然，不去勉强求知其所以然。

逍遥还由“没理想”引出了“平等理想”的文学主张。他（1978, p.202）说：

“没理想”与“平等理想”相同，须于一切理想中，抛却其差别，探寻其平等之理。不拘泥于相之差别，天上天下，不与万物为敌。一切理想之平等，即为吾友。不崇拜理之差别，不奴于一切理想。吾之主人至始至终都是“平等”即“唯一”。以“没理想”为理想即是无主义。

站在“没理想”的高度审视“众理想”，则各种“理想”的差异在绝对者面前皆显得微不足道。这种“平等理想”正是庄子“齐物”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齐物”非谓万物齐一，而是超越是非对待，以平等心观照万物。逍遥将这种平等观转化为创作原则，要求作家超越各种既定的价值判断，以“无主义”的态度面对世界，这正是写实主义的精髓所在。

（三）“造化”与“诗文”的双重“没理想”

逍遥在对“没理想”概念的运用中，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他（1978, p.202）写道：“对造化而言的‘没理想’与对‘诗文’而言的‘没理想’在本意上是有区别的。于造化而言，‘没理想’只是一个为了方便的名称；而对诗文而言，则是‘目的’，代表文学之根本。”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对“造化”（宇宙本体）而言，“没理想”只是方便施设的名称，其目的是帮助人们超越各种具体“理想”的局限，体悟“大理想”的无限性。换言之，“没理想”在此是手段，即通过否定性的表述方式（“没”），引导人们突破有限认知的藩篱。而对“诗文”（文学创作）而言，“没理想”本身就是目的，是文学得以成其为“诗文”的根本。这意味着，“没理想”不仅是认识论上的超越姿态，更是创作论上的根本原则，即作品应呈现为“造化”般的自然呈现，而非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

逍遥的这一区分，在《庄子》中同样可以找到呼应。庄子一方面以“寓言”“重言”“卮言”的方式言说大道，另一方面又强调“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说本身不是目的，得意才是目的；但若没有言说，又无从得意。“没理想”之于诗文，正如言说之于得意。它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没却理想”超越有限理想，又是目的本身的体现，即作品呈现为“造化无心”的状态。逍遥将庄子哲学中言与意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理论的建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写实主义主张。

这种东洋哲学底色的存在，使逍遥的写实主义与西方自然主义式的写实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西方自然主义强调科学方法、客观观察，追求对现实的精确再现；而逍遥的写实主义则建立在“造化”之无限性与人之认识有限性的深刻自觉之上，其“去主观”的要求源于对“小理想”之局限性的哲学洞察，而非单纯的客观性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逍遥的主张可以被视为东洋老庄哲学与西洋文艺理论融合的典范。

五、结语

“没理想”论争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论争，不仅普及了西方文艺理论，更是近代日本东西方思想交汇的典型案例。正如叶渭渠（2009, p.209）所指出的那样，“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潮史，就是传统主义与欧化主义相克的历史，是在日本与西方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端对立中保持其微妙的平衡而发展起来的。”坪内逍遥在与森鸥外的论战中，表面上以英国经验论为依据倡导写实主义，实则其思想深处浸润着东方哲学的精神血脉。从“强命之为”的老子式表述，到“吾丧我”的庄子式超越，再到“因任自然”的齐物智慧，逍遥的“没理想”理论处处可见老庄思想的印记，其主张正是东洋老庄哲学与西洋文艺理论融合的典范。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3 年度外语学科专项青年项目“近代化语境下日本文学对庄子哲学的接受研究”（项目编号：GD23WZXY01-05）和中山大学 2024 年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要素”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Chunca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0840-5829>

References:

- [Chen, Guying (2009). *Modern 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Zhuangzi*.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石田忠彦 (1988): 《坪内逍遥研究》, 九州大学出版会。
- [Ishida, Tadahiko (1988). *Studies on Tsubouchi Shōyō*. Kyushu University Press.]
- 森鷗外(1978): “逍遥子と烏有先生と”, 《近代文学評論大系 1:明治期 I》:226 - 244.
- [Mori, Ōgai (1978). “Master Xiaoyao and Master Wuyou.”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Series*, Vol. 1: Meiji Period I:226-244.]
- 坪内逍遥(1978): “没理想の語義を辨ず”, 《近代文学評論大系 1:明治期 I》:201-203
- [Tsubouchi, Shōyō (1978). “On the Meaning of No Ideal.”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Series*, Vol. 1: Meiji Period I:201-203.]
- 坪内逍遥(1978): “シェークスピア脚本評注緒言”, 《近代文学評論大系 1:明治期 I》:188-192
- [Tsubouchi, Shōyō (1978). “Introduction to a Critical Annota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Series*, Vol. 1: Meiji Period I:188-192.]
- 叶渭渠(2009): 《日本文学思潮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Ye, Weiqu (2009).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ry Thought*. Peking University Press.]